



直抵现场的真情叙事

——谈《尘世烟雨》和《第四种情》

□ 罗戎平

我之所以将吕祥顺的散文集《尘世烟雨》和钱罗成的诗集《第四种情》放在一块儿评述,是因为它们具有着同样的“真情”特质,其中包含了对社会生活现象或对一定社会生活场景在进行认知性表达中,再呈现出的人性特征和本质内容。

《尘世烟雨》以四个篇章写了作者从“垂髫之年”到“耳顺之年”的人生历程,在《河塘套蛙》《大河踩蛙》和《穴钓黄鳝》中,我们可看到童年时期的吕祥顺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快乐时光;在《玩冰与吃冰棒》《小学路上高跷行》中,读者又能触摸到生动有趣的纯朴情愫。

散文讲究精练,当代散文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开始越写越长。而长篇易写,短篇难工,只有七十十字的欧阳修的教育篇《诲学说》和一百余字周敦颐的君子篇《爱莲说》,均名垂史册。当代作家徐迟在《散文》中说“散文家必须是思想家”,对此我们姑且不论,但作家对生活的敏锐性却是需要的,我以为《尘世烟雨》中的《吃饭靠灶》《奔腾的龙骨水车》《栽秧水乡的一曲赞歌》《情断送公粮》就是一组有思想、接地气的沉淀之作。你看那温暖的锅灶和戳天的烟囱,翻转的车叶和喧腾的水花,快捷的秧师和生病的腰疼,送交的公粮和义愤的胸膛——这些无不看到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细微体察,它们既容纳了人生的喜悦,也包裹着无法回避的精神伤痛,这辩证法般的生活哲理在《胡采桑叶》《城里偷菜》和《偷吃丰收酒》等篇章中尤为突出。

过目难忘的还有父亲为偿还翻修房屋的债务差点丧命于石头山,作为儿子的“我”毅然打工还债;勤俭持家的母亲是务农能手,原有的纤纤玉手最后被生活磨炼成了有道道裂痕的粗糙之手;还有对“我”疼爱有加的祖母会微笑着看着我“取篾编篮,会欣喜地看到我当上教师,想起童年的“我”竟以为自己是祖母生的而引起哄堂大笑等。其情感引人共鸣,细节准确有力。

吕祥顺的散文叙事,既不先锋也不另类,看似平常却有着直戳现实的洞察力,所突显的真情我想用古人说的“狮子搏象兔,皆用全力”来形容,因为他为人们准确地描绘了以故乡为中心的品之有味的百样人生。

散文和诗歌关系很密切。散文可以写得像一首诗,如散文家杨朔的《茶花赋》;也可以写得像诗剧,如现代思

想解放先驱鲁迅《野草》集里的《过客》,而现在我想说的是钱罗成的诗集《第四种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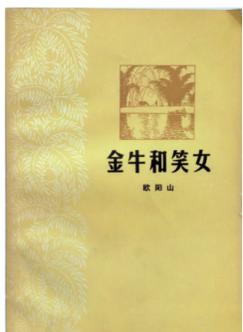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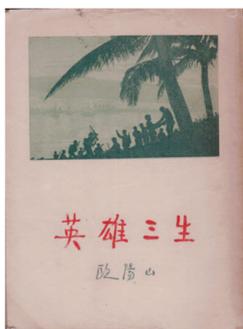
记得金元时期文学家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中有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我以为这正是对《第四种情》的一个诗意概括。

诗集以七个篇章形象地表达了诗人丰富又强烈的思想情感,我们不忍直面诗集所述的一切,正如诗人自己所形容的“情殇齿痕”,“为什么我的第一次却成了唯一/为什么我的故事开头便已收尾”(《记忆飘落在海滩》),同样的“情殇”还出现在《第一次》中,“第一次的感觉/至今犹存/常常的心碎/是无法康复的伤痕”。

诸如此类的如《那晚,所有的星星都哭了》《等距离》《雨中的伫立》等诗作,读者感受到了这种劳燕分飞的离别情。其实这牵绊诗人终生的伤痛在他前一本诗集《初恋之殇》中能一目了然。《初恋之殇》是诗人为初恋情人写下的一个“挽歌”,而在《第四种情》中,诗人仍未摆脱初恋时的感伤,就像上述的“问世间,情为何物”中的大雁一样,“破空而来,伤痛而归”。

“愤怒出诗人!”它从创作心理学上诠释了在悲愤思绪中孕育出的诗人诗作,而《第四种情》就是对这种“情殇齿痕”的情绪宣泄,是对初恋悲恸的再度追思,更是对腐朽世俗的激烈控诉!同时人们也看到了诗人在爱情的挫折负重中表现出的百折不挠的豪迈诗情,“只要意相随心相连/何期卿卿我我暮暮朝朝”(《就这样,挺好》),以及“他本质上其实已归你所有/又何须为旅游与否而发愁”(《你说,我们一起去旅游》)。诗集以饱满的爱情热忱,让我想起了2015年由刘亦菲等主演的电影《第三种爱情》,影片中世界上有三种爱,一种是童话里的爱情,一种是生活中的爱情。那第三种呢?影片中的爱情是来源于社会生活中的虚构创作,而诗集中的爱情却是来源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如果说电影中的“第三种爱情”说的是男女分离,那诗集中的“第四种情”就是一种追念之情、穿越之情和愤郁之情。由此可见,刻骨铭心的爱情既叫人感动也令人感慨。

审视本文的两部作品,我想说散文集是对故土经验的诉说,正所谓如数家珍;诗集是对爱情场景的呈现,正可谓动之以情。它们都存在于人间的烟火中,想逃离,谈何容易。



前途似锦三家巷

——略说新中国成立之后欧阳山的创作

□ 滕建锋

欧阳山,原名杨凤岐,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重要的作家。他人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广东度过,也被认为是广东作家群的代表性人物。但实际上他是湖北荆州人,1908年生,出生三个月尚在襁褓之中时就被衣食无着的父母卖掉,他也是将近50岁时才知道自己的故乡是湖北,他一生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欧阳山年少困苦,有资料说他随养父先后到武昌、郑州、西安、北京、镇江、上海等多地漂泊,七岁才在养父的家乡广州定居,住在贫民区,长期和挑夫、车夫、轿夫、卖艺者为邻,这也给他后来的创作打下可贵的生活基础和底色。

欧阳山16岁便开始发表作品,并逐步成为一个职业作家,1932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作倾向也逐步转向揭露社会黑暗等方面。1940年,欧阳山由周恩来和沙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到达延安,随后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欧阳山先后创作出版了30多部作品,类型涵盖长、中、短篇小说及诗歌、散文等。其中,1946年完成的反映边区经济发展和农村新貌的长篇小说《高干大》,是较早的一部反映解放区生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解放区新文艺的重要收获,也是欧阳山早期作品的重要代表作。所见《高干大》最早版本为胶东新华书店1948年7月初版;后又有新中国书店1949年4月版、苏北新华书店1949年6月版、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9月版等,新中国成立后较重要的版本有1949年10月新华书店版、1952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还有各种重印本。

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山先后担任过华南人民艺术学院院长、中国作协广东分会主席、广东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等多种职务,但没有停下文学创作的脚步。

1955年,欧阳山出版了中篇小说

《前途似锦》,这部小说以广东珠江三角洲为背景,反映了农业生产合作化过程中的斗争和广大社员的精神面貌。这部作品共有三种版本,均标一版一印,最早的是1955年3月的华南人民出版社,陈洞庭插图,封面白底,满铺一幅早春田野插秧图,书名著者均用楷书书于上部。第二种是1955年9月作家出版社,内容与华南版相差不多,均为右起竖排,封面也是插秧图,不同的是用上了鲜嫩的绿色,因此清晰显眼了很多,书名著者也挪到了中下部。第三种是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所见为硬壳精装,左起横排。

1955年的4月,欧阳山还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另一部中篇小说《英雄三生》,这是一部反映海南岛人民斗争生活的小说,目录分别为虎口余生、死里求生、险处逢生,内文也是右起竖排,封面正上方是一幅椰子树下会师图。扉页一句是:1956年9月,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一册语文补充读物《会师》,就是从《英雄三生》中抽出的一个故事,毕成插图。

1959年2月,欧阳山在工人出版社出版了纪实特写作品《红花冈畔》,再现了1927年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封面白底极简,除书名著者外,仅在左上角点缀了一朵小花。1977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修订本,封面书名著者右上,左下是两位军人硝烟中执旗举枪的画面,封面画新波、题字秦晋生。1961年,欧阳山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乡下奇人》,陆一飞插图,薄薄一册,十分精致。另外必须附带说一句是1979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欧阳山作品集《金牛和美女》,上文所提及的《英雄三生》《前途似锦》《红花冈畔》《乡下奇人》等均收录其中,要了解欧阳山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短篇小说、散文创作,是一个上好的选本。

要谈欧阳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创作,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无疑是鸿篇巨著《一代风流》,全书由5个长篇小说组成,沿出版顺序分别为

1959年的《三家巷》,1962年的《苦斗》,1981年的《柳暗花明》,1983年的《圣地》,1985年的《万年春》,整个作品出版过程长达26年方才全部完成。小说通过一个打工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周炳的半生经历,反映中国革命的历程,作品以爱情、家庭、亲友之间的纠葛表现复杂的阶级关系,塑造了各阶级、阶层众多的人物形象,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表现手法富于民族特色,语言舒展徐纤,是中国当代文学当中一部特点鲜明的优秀作品。

而在整部《一代风流》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则是第一部《三家巷》,最早1959年9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封面是一幅海燕翱翔于浪花之上的画面,延至书脊及封底右侧,书名下方注明“一代风流第一卷”。当年11月,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也出过一版,无论是封面还是内页,与广东人民出版社差别不大。1960年1月,作家出版社也重排出版此书,也标一版一印,封面在右上方放主图一幅,是两个人的战斗剪影。1979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新版,淡紫色封面,左下一幅小插图,首首一篇《再版前记》。2019年《三家巷》也入选了“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第二部《苦斗》也有三个版本,1962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版,封面与《三家巷》雷同;1962年12月作家出版社版,封面大色块划分,主图为一幅木刻画,扉页显示作者为黄新波。另一个版本亦为1979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封面最抢眼的就是一只大红领结。

十年动乱开始后,欧阳山受到巨大冲击,创作也陷入停滞,《一代风流》后三部《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均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均有花城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两种,这里就不细叙了。关于欧阳山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较为常见的有《纪念欧阳山》《百年欧阳山》《欧阳山评传》等,有心的读者可参阅。



冬至饺子婆媳情

□ 李仙云

社区新调来一位颇有实干精神的女主任,据说不仅能力强颜值高,而且很有亲和力,说服和协调工作做得极好,很受居民们喜爱。前几天,我有幸接到她的邀请,让我们文学社去参加他们的“冬至饺子宴,温暖婆媳情”活动。起初我还有些抵触,觉得这种走走形式的作秀活动,能有啥实质作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而最难念的当属“婆媳经”,你一个小小的社区活动,还能扭转得了这种难缠关系的“乾坤”?

走进宽敞明亮的社区会议室,来自各家的媳妇们正说说笑笑,热火朝天地忙活着,剥饺子馅的“咚咚”声伴着音响里播放的那首暖心的歌曲《婆婆也是妈》,会议室到处都是一片温馨热闹的场景。

举止大方的社区主任,不停地与大家问好打着招呼。有趣的是,随后被邀请来的婆婆们,都不约而同地坐在自家媳妇身边,指尖三裹四绕间,就包出各种花样、精致诱人的饺子,获得一片赞叹声。媳妇们在一旁手抽指笨拙地学着,包出来的“四不像”惹得大家哄笑一片。这时就有人打趣道,一看就知道你婆婆多疼你,平时一定连饺子都不让你包。

社区还邀请了婚恋家庭专家,为大家讲解婆媳相处之道。老师讲得人情入理,风趣幽默又不带说教味,大家听得频频点头,还不时报以掌声。其中一位开朗健谈的婆婆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站起来就大声说:“老师讲到我心里了,我就是被那些传统的旧思想困住了,媳妇进门那几年,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去年我胆囊炎住

院,需要做手术,媳妇专门请假照顾我,孙子小上幼儿园,媳妇辛苦地一个人几头忙,把我照顾的,医生和同病房的病友们,都以为她是我女儿呢!老师讲得太对了,人就要换位思考,媳妇要工作还得忙家里和孩子,我们做婆婆的,如果能把儿媳当女儿看,就‘家和万事兴’喽!”

老阿姨掏心掏肺的一番话,感动了在场所有人,身旁的儿媳妇一把抱住婆婆,泪水溢满眼眶。老师适时地来了一句,其实婆婆也不容易,养大了儿子,很多人还在带孙子孙女,为一家老小操劳,有没有哪位媳妇来说几句,给大家分享一下呢?

只见一位腼腆的年轻女子拿过麦克风说:“我是被父母宠着长大的,到了婆家,也是十指不沾阳春水,家务活都扔给了婆婆。可我还不知足,总觉得婆婆烦,管管那的,还时常给婆婆脸色看。去年我生孩子,婆婆一把年纪了,进了产房,陪着我担惊受怕。那段时间,婆婆换着花样做可口的饭菜,我初为人母,完全不懂怎么照顾婴儿,家里所有事,都是婆婆在操劳。有天孩子睡了,我去客厅倒水喝,看到婆婆累得坐在沙发上都睡着了,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

那一刻,我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抬头看到社区主任也在用纸巾擦眼泪,我对她竖起大拇指,我们俩会心一笑。当煮好的饺子热气腾腾地端上来,看着媳妇们双手恭敬地端给婆婆,我问了一句身边的婆婆,饺子味道如何?婆婆眉眼含笑地说:“香!”是的,这也是我吃过过的,最香,最暖心的一次饺子宴。



《装台》的播出,是对西安人、陕西文化的一次强有力推广,就像《乡村爱情》系列让人对东北口音印象再次加深一样,《装台》里的“陕普”,让观众对“美得很”等常在陕西人嘴边的口头语,有了模仿的冲动。

除了口音、话语是地方文化输出的一种载体外,美食通过对观众口味的调动,更容易让人向往某地。看《装台》最愉悦的时刻,就包括了观赏各种面食的制作与食用,这让人联想到《舌尖上的中国》。希望美食画面能更多一些,希望陕西话能说得再地道一些,希望剧中人物再“牛皮”一些……这是观众对《装台》的一种期待。

从拍摄时的42集,到播出时的33集,大幅的压缩,导致了《装台》在开始的几集故事中有跳跃感,缺乏一部正常电视剧在叙事上的流利与通畅。但在熟悉角色,进入到他们的情感世界之中后,剧作难以避免的缺憾退居其后,鲜明的人物性格与轻喜剧

《装台》:一部男人剧的优点与缺憾

□ 星月

很显然,蔡素芬这个角色,有“被定义”的成分在,除了有创作者的“旧眼光”这个因素外,地方性别文化的巨大惯性,显然起到主导作用。当然,刁菊花在剧中过于“嚣张”,谁都不怵,可以被解读为,创作者刻意突出她的女性地位,以对剧作过于浓厚的男性化色彩进行稀释。

《装台》整体上是一部男人剧。男人剧的一大特点是,如何进行权力分配与斗争。《装台》里的男人世界,层级分明,刁大顺是手下几位主要劳动力绝对的大哥,不但负责揽活、指挥作业,还负责讨债、分钱、关心兄弟们的日常。但刁大哥的上面有铁主任,铁主任的上面有翟团长,翟团长的上面还有随时来团里指导工作的其他领导,这样的权力结构,顺理成章成为《装台》发展情节的主枝干,由此衍生的顺从与反抗,都成为剧作的看点。装台的工人管舞台灯光设计的负责人叫“丁大师”,有一次这样称呼时被“丁大师”喝令停止,因为那次“丁大师”的老师也在现场,在老师面前承认“大师”的称谓,这显然是对老师的冒犯——类似这样的细节,让《装台》拥有诸多令人玩味的空间。

当然,据此认为《装台》有“媚俗”的嫌疑是不对的,它表现的就是俗世生活,俗世生活中的那些尘土与烟火,才让一个个具体的人,有了血肉感、幸福感与疼痛感。《装台》中的人物群像,或许在当下已经受到了时代浪潮的冲击,在生活与思考角度方面有了不小的变化,但向前推算10年或20年,不止剧中的他们,还有许许多

方的许多人,都是如此生活的,《装台》能有如此接地气的“记录”,也算是给一个地方的一代人画像。

《装台》有让人微笑的地方,有让人啼笑皆非的地方,也有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比如刁大顺带领的白雀儿、猴子等人,对人有信任、有怀疑,被拖欠过工钱,但对做事有善始善终的自我要求。每每接到“有活儿”的信息之后,都会立刻开心地聚集到一起,“有活儿,有钱赚,有饭吃”,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福祉,也是一种类似于信仰的追求,这恐怕是一个最基础的需求了。他们的工作态度与生活态度,会让浮躁的人静下来,去思考一下什么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人啊,就是你给我装台,我给你装台。”刁大顺的这句话,不单纯是一句感慨,而是洞察人际关系与生活真相的箴言。装台人搭好了舞台,明星大腕儿才能上去表演,生活里的普通人,没有上台表演的辉煌时刻,因此更需要彼此帮衬、互相抬举,才能在现实生活的硬冷当中,找寻到一块柔软之地,以安歇疲惫的肉身,与渴望理解与交流的精神——《装台》把这点说得清清楚楚,明白明白,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观众看完后会有收获感的原因。这部电视剧,其实在鼓励那些疏远了的人,要再次在生活中聚得近一些,再近一些,你给我装台,我也给你装台。

